

A photograph of a woman from behind, wearing a blue, short-sleeved, ruffled dress. Her hair is tied in a low ponytail with a white ribbon tied around it.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out-of-focus light blue and white.

第十九个妻子

〔美〕大卫·埃贝尔舍夫 著
郭莉 译

The 19th Wife

南海出版公司

第十九个妻子

The 19th Wife

〔美〕大卫·埃贝尔舍夫 著 郭莉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十九个妻子/[美] 埃贝尔舍夫著; 郭莉译. —
2版.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9
ISBN 978-7-5442-6653-6

I. ①第… II. ①埃…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383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9-250

THE 19th WIFE by David Ebershoff
Copyright © 2008 by David Ebershoff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RANDOM HOUS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第十九个妻子

[美] 大卫·埃贝尔舍夫 著
郭莉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华 艳
特邀编辑 刘昱含
装帧设计 金 山 朱柳柳
内文制作 郭 璐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420千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2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653-6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谨将此小说
献给我的父母戴夫与贝琪
以及
大卫·布朗斯通

本书主体内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安·伊莉莎·扬自传”《第十九个妻子》，另一部分为“乔丹·斯科特自述”《妻子十九》。但这两部分均出自作者笔下。

所谓信仰，即深信你所未见；这信仰之回报，即得见你所深信。

——圣·奥古斯丁

和其他技艺一样，演绎分析法的习得需要长期和耐心的钻研。人们终其一生，也未见得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阿瑟·柯南·道尔

现在，可能的错误即对人的误解。

——《摩门经》（约瑟·斯密传译）

目 录

1	两个妻子	1
2	沙漠中的血案	7
3	早期历史	36
4	爱的缘起	46
5	一只黑暗中的眼睛	56
6	神圣婚姻	88
7	女性研究	96
8	屏幕上的枪	116
9	锡 安	142
10	传 教	162
11	西部的骗子	189

12	女演员	207
13	信仰的契约	236
14	逃离束缚	256
15	先知的妻子	284
16	我母亲的逃亡	312
17	盐湖城的女孩	327
18	万物复兴	353
19	布里翰·扬的狱中日记	378
20	乔丹·斯科特的信念	395
21	尾 声	430
	后 记	449

1 两个妻子

出版启事

本公司将隆重出版《第十九个妻子》，本书是安·伊莉莎·扬女士的自传。她是犹他摩门教徒的主教及先知——布里翰·扬的第十九个妻子，亦是一个反抗他的妻子。

通过对个人经历的陈述，安·伊莉莎·扬女士控诉了一夫多妻制的残酷本质。书内含哈利特·比彻·斯托夫人所撰写的推荐及铜版插图。

伊斯顿出版公司

纽约

1875 年

《第十九个妻子》

第一版序言

就在我声明放弃摩门教信仰、开始向民众吐露美国一夫多妻制真相的那一年，许多人都感到好奇：当初我为何会同意做一个一夫多妻制下的妻子？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农夫、矿工、铁道工、教授、教士，还是严肃的参议员，尤其是他们的妻子，都想知道我为何甘心接受这样一种充满屈从和悲伤的婚姻。当我告诉他们，我父亲有五个妻子，而且我从小就相信一夫多妻是主的意志时，这些真诚的人们常常会问：可是，扬太太，你怎么会相信这样的论调？

我告诉他们：信仰，是如此神秘，少有人懂，永难解释。

现在，随着这本书的出版，我的对头们无疑要怀疑我的动机了。然而，对于曾从生活和个性的双重攻击下逃生的我来说，这些人的攻击实在无足轻重。我选择把回忆公之于众。首先，不是为了名声，我已经尝过那种滋味了，只盼永远不要再回到那样的日子里。其次，也不是为了财富，尽管我确实没有了家，还要抚养两个小男孩。我只是希望呈现一夫多妻制下女人们的悲惨遭遇，因为她们被迫生活在深重的束缚中，而这样的束缚，自九年前奴隶制废除以来在这个国家里就看不到了。我还要揭示生活在其中的孩子们孤独可怜的境地。

我向可敬的读者朋友们承诺，会如实详述我的故事，即便我会因此而深感痛苦。在本书里，你将结识我的母亲，她因她的宗教责任而将四个妻子迎到了丈夫的床上。你还会看到一位老妇，她不得不与仅有她五分之一年纪的年轻姑娘共享丈夫。你还将认识一位绅士，他的妻子多到什么程度呢——当他的一个妻子在街上走近他时，他问道：“女士，我们认识吗？”

我还能继续讲下去，而我也将继续讲下去。

此等暴行究竟是在何种环境中兴起的？光荣的犹他领地上，耸立着花岗岩的峰峦，遍布着红玉般的岩石。道道峡谷横亘大地，谷中激流奔涌，击拍岩壁，回声阵阵。宽广的盆地上，绿草丛生，小溪蜿蜒。这片有着飞雪黄沙，遍布铁矿铜矿，俯卧巨大盐湖的土地——犹他，它朱红与金色的美景是上帝最伟大的杰作。

犹他，作为一个“神权国”，傲然屹立在这个我们深爱的民主国家的疆界内，是一个“国中之国”。

我并非为情感而写作，我为真理而写作。我将裁决权留待各地可敬的读者朋友们，让他们用心去判断。我只是一个例子，而至今还有无数人过着比曾经的我更困窘、更屈辱的生活。也许我的故事是个例外，因为我逃走了，冒着极大的风险，逃出了一夫多妻制的婚姻枷锁。我的丈夫——摩门教的先知和领袖——布里斯翰·扬，我是他第十九个妻子，也是他最后一个妻子。

你们忠实的朋友，安·伊莉莎·扬

1874年夏

《妻子十九：沙漠谜团》

乔丹·斯科特

序幕：她的“大小伙子”

《圣乔治邮报》上说，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一个晴朗的夜里，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之间，我妈妈手里端着一把点四四口径的“大小伙子”步枪，轻手轻脚地走向我长大的这所房子的地下室，来到楼梯底端，敲响了我爸的房门。他问道：“谁啊？”她说：“是我，贝凯琳。”他必定是这样说了：“进来吧。”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犹他州西南区的任何一个人几乎都能告诉你。她朝他开了一枪，子弹干净利落地击中心脏，要了他的命。报上说，当时他坐在电脑椅上，从鲜血飞溅到石墙上的轨迹来看，警方可以肯定，这一击让他转了三个圈。

我爸死之前正在网上玩得州扑克，还和三个人在聊天，其中有一个名叫“沙漠少女”。他生命的最后几秒是在这样的对话中度过的。

辣妹保镖 2004：等我一下。

沙漠少女：电话？

辣妹保镖 2004：不，我妻子。

沙漠少女：哪一个？

辣妹保镖 2004：十九。

过了一会儿——几秒钟？几分钟？——“沙漠少女”问：“在吗??”

一会儿她又问：“在吗???”

最后，她放弃了。一般都这样。

我妈扣动扳机之际，我爸的牌是一手“俘虏”，三个五，一对二。他用了所有筹码下注。报纸上说，他虽然死了，但最后赢了七千美元。

有一次，我听电视上的一个人说，人死了也和活着一样。这似乎很有道

理。我爸被枪击中后，血浸透了他身上的T恤。他六十七岁，脸上呈现癌前病变的红色。他所有的东西都很厚重，却又因阳光的暴晒而显得陈旧。我小时候总幻想他是一个牛仔，想象他穿着白色的短袜，走到谷仓给红棕马装上马鞍，准备开始一次正义之旅。但我爸从来没有过什么正义之旅。他是一个宗教骗子、一个充满谎言的教会中的大人物、一个阴谋家——四处宣扬男人拥有许多女人和孩子是主的意志，以及主会根据他们在这点上服从得如何来评判他们。我知道那并不是真的，但是他那样说，许许多多那里的人也那样说。我来自那里——沙漠中一个该死的地方。你也许听说过我们——“基本教义后期圣徒”，但人们都把我们称作“基本教义圣徒”。我应该立即告诉你，我们不是摩门教徒^①。我们是——异教，牛仔“神权国”，一小支居住在美国的“沙特阿拉伯人”。我们的名字五花八门。知道这些，是因为六年前我离开了那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爸，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我妈。虽然你们已经知道了，但以防万一，我还是要再说一遍：她是他第十九个妻子。

他的第一个妻子迫不及待地要将我妈绳之以法。作为一个不应该和非信徒讲话的人，瑞塔修女毫不迟疑地向《邮报》讲述了一切。“当时我正在楼上的起居室里收拾小姑娘们的长统袜，”她向报纸透露，“我看到她上楼来了。她的脸色一片潮红，模样很滑稽，似乎是看到了些什么。我本来想问问的，但没问，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二十分钟之后，我自己下楼去，这才发现了他。当初看见她那个样子，我就该下去的，可我怎么知道！我看见他坐在椅子上，头垂在胸口，血，血到处都是。我的意思是，他全身都是血，所有东西，所有东西都、都是湿的……到处都是鲜血！我开始大声喊叫，叫人来帮忙。他们都跑了下来，所有人，所有女人，一个接一个地跑了下来，还有小孩子，他们都来了。整座房子都震动了，楼梯上有数不清的脚步声。第一个到达的应该是雪莉修女。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然后她也亲眼看到了，就开始哭，实际上是在尖叫。接下来的一个也开始哭，下一个也是，下一个也是……我从

^①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俗称摩门教，下文或称“后期圣徒教会”。基本教义后期圣徒是从摩门教独立出来的分支。

来没听过那样的声音。刺耳的尖叫像火一样烧了起来，碰到哪里，哪里就烧起来，一个接着一个，很快，整座房子里都充满了尖叫声。你也知道，我们都一样，那么爱他。”

第二天一早，林肯县的治安官铐走了我妈。“修女，请跟我走一趟。”我不知道是谁叫他来的，他一般不来梅塞德尔镇。报纸上还登了一幅照片，照片上，她正被指引着钻进警车后座。她辫子上的绳子散开了，头发垂在背上。报上说，她没有反抗。那是当然。她的丈夫娶她十五岁的侄女时，她没有反抗；先知让她把我逐出家门时，她没有反抗。“没必要大惊小怪。”她总爱说这句话。她多少年来一直那么顺从，相信这能帮她获得救赎。于是我猜，有一天她就“裂”了！那就是这一切——你正听着的这一切——会发生的原因。要不是有某种自制力，也许她就不仅仅是“裂”了，她还会“爆”呢。

是因为瑞塔修女，她才被抓起来的吗？事实上，是聊天记录出卖了她。《邮报》爱死了这个颇值得玩味的句子：受害者在凶手扣动扳机之前说出了她的名字。不过严格说来，他没有说出她的名字，只是说出了她的编号。所以，说真的，瑞塔陈述没能帮什么忙。聊天记录已经给了治安官足够的信息。第二天，我妈受到指控，那张照片被挂在《邮报》的主页上：我妈正钻进巡逻车，头发就像沉重的锁链。

这就是我怎样发现的这一切。当时我和朋友罗兰德正待在图书馆。我们在网上闲逛着，看有什么新鲜事。突然间，我看到了妈妈的故事。

第十九个妻子杀害了丈夫

背叛者们内讧的信号？

照片中，她的手被铐着。拂晓的微光中，她的前额在闪光灯的映照下显得苍白而光滑。她的眼中有一种神情，我该怎么描绘呢？说她的眼睛又黑又湿润，像某种小动物的眼睛？或者说，她看上去就是一位因谋杀罪行败露，即将在监牢中度过后半辈子的惊吓过度的妇女？你能否明白我的意思？

2 沙漠中的血案

欢迎来到该死的犹他

在我继续讲述之前，还有几件事情你应该了解一下。我二十岁，但很多人说我看起来更年轻。过去六年中，我几乎在犹他州南部和路易斯安那州之间的每一个地方都生活过。其中五个地方，我和艾丽卡一起待过。我们曾靠一辆破旧的、侧壁上喷涂着大束绣球花的花匠货车，在拉斯维加斯周边生活了两年。那辆货车还在，不过我和艾丽卡现在居住的地方是帕萨迪纳市一家修车厂楼上的一套小公寓。

也许我该谈谈艾丽卡，因为是她让我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到现在。她有着浓密的棕色头发，在太阳底下会变成红色；一双金色的会放电的眼睛神采飞扬；修长的腿常引来很高的回头率和口哨。罗兰德说她有超级模特的腿，不过也只有他这么说。被赶出来后大约一年，我在一个停车场遇见了她。当时，她正把长鼻子塞进一个塔可钟快餐店的袋子里，这也是我那时经常干的事情。我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品种，可能是某种猎犬，又带一点比特犬的血统，这让她颇受一些人的欢迎。不过我并不在乎什么血统，我只在乎：她是我的姑娘。她的名字来自左耳下方的纹路，看上去是这样的：

艾丽卡

咬我！

如果你想知道我长什么样，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一个顾客说过的话：“你长

得可真他妈的像个洋娃娃！”在付给我五十块钱的时候，这个老家伙说：“小家伙，你的脸蛋儿真他妈的红！真讨我喜欢！”除了脸颊红润之外，我还有一副尖细的女孩嗓子，以前我一直希望自己的嗓音能低沉一点，但现在觉得无所谓了。我曾去找过一个牧师（这是个错误），他说我的双眼让他想起了小时候在泽西岛海岸上捡到的海蓝色玻璃球。在他更深地望进我的双眼之前，我离开了。还有个失意者，他有老婆和一对双胞胎小孩，他说我的眼睛像两颗小小的蓝宝石。两颗宝石，他说，然后付给我钱，拉着我的手放到了它本不该放的地方。不过那是我十来岁时的潦倒光景，现在我不干那个了。我靠盖房子为生，我真的很擅长干这个。这是我唯一要感谢先知的。我特别擅长搭房架、铺屋顶，这意味着总在室外工作。罗兰德老是说：“乔乔，你再在太阳底下待一年，就会和我们这些人一样老了。”他是唯一一个叫我“乔乔”的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叫。我的名字是乔丹，乔丹·斯科特。

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人们总是误会我。我知道他们当我是什么——男妓、同性恋，诸如此类。可我不是什么名贵的石头，也不是他妈的什么洋娃娃。我在十四岁时就被人那个了，照常理来看，我早该蹲大牢或死在牢里，但我还活着，还在设法好好活下去。就是这样。这就是你要知道的。

对了，还有一件事。一次，我正在图书馆翻阅一本关于主的历史的书，一根手指敲了敲我的肩膀。“你这样的人看那样的书做什么？”这就是我和罗兰德相识的情景。除了都常常泡图书馆，我们没有太多相似之处。帕萨迪纳市公共图书馆很不赖。我从没见过他们驱赶像我们这样无处可去的人。有一次，图书馆员苏甚至还让艾丽卡到儿童室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她很乐意——我指的是艾丽卡。但这个故事不是关于苏的也不是关于罗兰德或艾丽卡的，甚至也不是关于我的，而是关于我妈的，我猜也是关于我爸的，还关于那个狗屁先知——我过去一直相信他能和主对话，然而我醒悟了，你相信吗？不幸的是，我真的那么相信过。

在图书馆，我看到了《邮报》主页上的那幅照片。“天啊，罗兰德，”我说，“那是我妈。”他正埋头在看上个月的《时尚》，没听见我说话。“罗兰德，

你看，”我不得不踢了他一下，“我妈。”

“谁？什么？”他抬起头来，“哦，我的老天！你妈？真的？她怎么跑那上面去了？”

“上面说她杀了我爸。”

“她什么？”他把脸凑近屏幕，眉毛高高挑起，“哦，亲爱的，你告诉过我那里很糟糕，可你没提过那可怕的辫子。”他在说我妈妈穿的草原风格的裙子，但我已经听不进去了。那幅照片让我无法理解，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它。

“乔乔……乔丹？你没事吧？”

“你说，他们会把她带到哪儿去？”

“这个……我们来看看吧。”他挪了挪座椅，开始用google搜索，“犹他州的这个县叫什么名字？”

“林肯。怎么了？”

“林肯县……犹他州……教化……”他小心地敲着，似乎在保护修甲的成果。“唔，唔，看上去就是这个……好了，乔乔，快找到她了。给我一秒钟。”他点下鼠标，“没错，就是它了：囚犯查询。她叫什么名字？”

“贝凯琳 (BeckyLyn)，B和L大写，之间不空格。”

他撅起嘴，好像听到了什么不堪的东西。“好吧，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大写B，大写L，斯科特，好像是这条。好，再等一秒钟——找到她了！”

是她，没有照片，但她的名字列在了囚犯名录中：

指控登记号 囚犯编号 姓名

066001825 207334 贝凯琳·斯科特

他点击了一下她的指控登记号，一个沙漏符号开始在屏幕上旋转。随后，结果显示出来：囚犯贝凯琳·斯科特的信息。“对了，乔丹，你得记住，没有谁的嫌疑人照片会照得好看。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他说得没错。她穿着深黄色的连身裤，站在一块板子前面，板子上用英寸数和厘米数测出了她的身高：六十二英寸，一百五十七厘米。她看上去苍